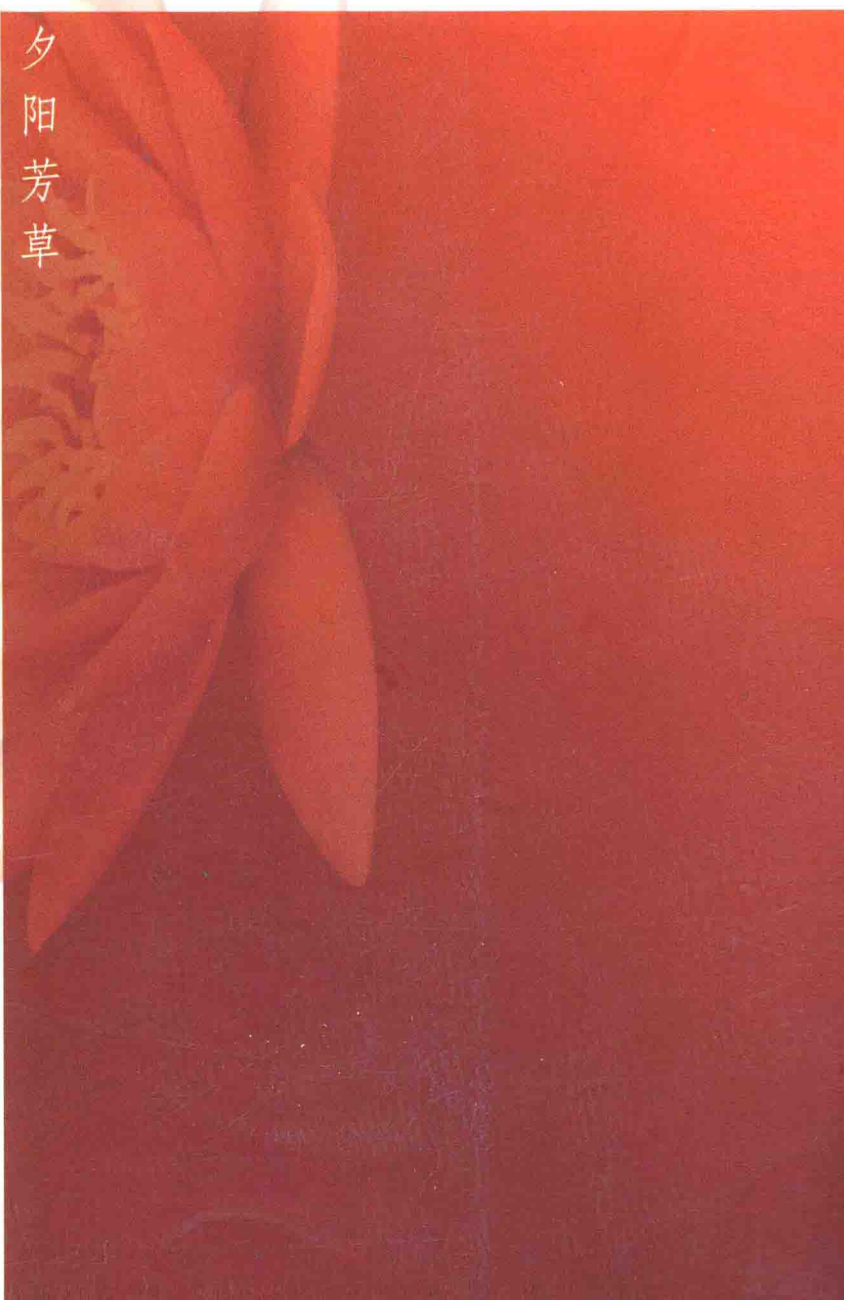


白门柳

夕阳芳草



ZH
DANGDA
CHANGPIANX
DAIBIAOZUO

中国当代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

白门柳

◎ 刘斯奋

夕阳芳草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门柳/刘斯奋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5
(中国当代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
ISBN 7-02-004563-4

I. 白… II. 刘…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8979 号

责任编辑:陶良华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校对:郑南勋 责任印制:张文芳

白 门 柳

Bai Men Liu

刘斯奋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40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51.625 插页 6
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4563-4/1·3485

定价 75.00 元

(共三册)

出版说明

我社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出版过长篇小说选拔本,为了延续这一传统,比较全面地反映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创作的成就,我们特编辑出版“中国当代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丛书。

一、丛书所选作品均在当代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或以厚重见长,或以独特取胜,或曾引起强烈反响,或为读者喜闻乐见。

二、丛书书目以我社“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和“人民文学奖获奖书系”部分作品为基础,在尽可能的条件下蒐珠集玉。

三、每位作家选其具有标志性的作品一种。

四、此次出版,对所选作品作了文字校勘,部分作品由作者作了修订。

五、谨向对丛书出版给予支持的作者和相关出版单位致以谢忱。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四年五月

红日又西沉，白浪长东去。

——辛弃疾《生查子·题京口郡治尘表亭》

时缤纷其变异兮，又何可以淹留！
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

——屈原《离骚》

主要人物表

钱谦益	字受之,号牧斋,东林党后期领袖,曾任礼部右侍郎
柳如是	名是,字如是,号河东君,明末盛泽名妓,钱谦益之宠妾
陈夫人	钱谦益之妻
钱孙爱	钱谦益之子
陈在竹	钱谦益妻舅
钱 曾	字遵王,明末诸生,复社成员,钱谦益族孙兼学生
顾 苓	字云美,明末诸生,复社成员,钱谦益学生
冯 班	字定远,明末诸生,复社成员,钱谦益学生
瞿式耜	字起田,号稼轩,东林派官员,曾任户科给事中,钱谦益之门生
冒 襄	字辟疆,明末诸生,复社四公子之一
董小宛	名白,字小宛,明末秦淮名妓
冒起宗	明衡、永兵备使者,冒襄之父
董子将	青楼箴片,董小宛之父
张明弼	字公亮,时任浙江按察司照磨,复社成员,冒襄之盟兄
刘履丁	字渔仲,明末贡生,复社成员,冒襄之盟兄
黄宗羲	字太冲,明末诸生,东林党人黄尊素之子,复社成员
陈贞慧	字定生,明末诸生,复社四公子之一
吴应箕	字次尾,明末诸生,复社重要成员
侯方域	字朝宗,明末诸生,复社四公子之一
方以智	字密之,时任翰林院编修,复社四公子之一

梅朗中	字朗三,明末诸生,复社成员
顾 杲	字子方,明末诸生,东林党领袖顾宪成之侄孙,复社成员
周 钟	字介生,明末诸生,复社成员
余 怀	字淡心,明末诸生,复社成员
张 岱	字宗子,明末诸生,复社成员
郑元勳	字超宗,明末诸生,后中进士,复社扬州地区社长
熊明遇	字良孺,东林派官员,时任南京兵部尚书
史可法	字道邻,东林派官员,时任漕运总督兼凤阳、淮安、扬州巡抚
周 鏊	字仲驭,东林派官员,曾任南京礼部主事
徐石麒	字宝摩,东林派官员,时任刑部左侍郎
冯元飙	字尔弢,东林派官员,时任兵部左侍郎
吴伟业	字骏公,号梅村,复社成员,时任詹事府谕德
龚鼎孳	字孝升,号芝麓,复社成员,时任兵科给事中
周延儒	字玉绳,时任内阁首辅
马士英	字瑶草,曾任宣府巡抚
阮大铖	字集之,号圆海,魏忠贤阉党余孽,曾任光禄寺卿
顾 眉	字眉生,明末秦淮名妓
李十娘	名湘真,字雪衣,明末秦淮名妓
徐青君	明中山王徐达后裔,南京巨富
计 成	字无否,明末著名园林建筑师
李 宝	钱谦益亲随仆人
冒 成	冒襄亲随仆人
黄 安	黄宗羲亲随仆人
毕石湖	浙东帮商人头领
陆卖婆	女帮闲
张 秀	苏州土豪
郝思平	苏州讼棍

引 子

在幽深的山谷里，有一株被人遗忘的梅树。

这株山南常见的红梅，是在一个雷电交加的暴风雨之夜，被猝然暴发的山洪冲到谷底来的。同它一块冲下来的其他梅树，都压在坍塌的岩层底下了。只有这一株，因为长得特别粗大硕壮，侥幸地活了下来。不过，它受到的伤残是如此厉害，以至整个躯干像从当中挨了一斧头似的，可怕地劈裂开来。伤口的部位，结痂累累，永远无法重合了。它的半片已经死掉，剩下黝黑朽烂的一段木橛，另外半片艰难地扭曲着，又挣扎着坐了起来，却再也直起身子。于是，它就这么弓着腰，坐着，过了一年又一年……

渐渐它变得很衰老了，连南方吹来的薰风，也不能使它恢复一点活力，一年到头似乎都沉浸在冥思默想当中。它在想什么呢？是回忆无忧无虑的儿时光景？是重温辛酸而甜蜜的少年春梦？还是追抚凌霜傲雪的壮岁情怀？这些都无从知道。只是，它的枝干一天天地干枯下去，它的花朵和叶子也一年比一年稀少了。

有一阵子，它好像已经死掉。不过，冬至过后，山南的梅花纷纷开放，它那粗糙僵硬的枝桠上，冷不丁又开出一朵憔悴的小花。看上去，就像一个奄奄待毙的老人，忽然睁开了一只发红的、粘滞的眼睛……

当年洪水滔天、山崩地裂的可怕一幕，想必还时时浮现在它的眼前。它无法理解，那一场埋葬了它的理想、青春和最优秀伙伴的

奇祸巨变,是受着什么样一种力量主宰?又为什么偏偏降临在自己的头上?!这终古难平的怨愤,像利爪揪扯着它的心。每逢风雨之夜,它就会转侧难眠,巍巍颤颤地抖动着那只瘦骨嶙嶙的独臂,发出凄厉的呼啸,咒骂命运的不公和天地的无情……

有一天,一位踽踽独行的旅人经过这里,这株悲惨的老梅树引起了他的惊异。他绕着它反复端详了半天,最后坐下来,抚摸着老梅巨大而支离的躯干,默默地用心声同它交谈了很久、很久。直到红日西沉,徐徐升起的暮霭使山谷变得一片苍茫,他才站起来,抖一抖衣服上的泥土,背起行囊,大步走去。

自此之后,老梅树安静了,它更加沉默。有好几年,它不再开花,也不再长叶,仿佛打算就此长眠下去……可是,一种缓慢的转机终于来临——那已经死掉、铁石般坚韧的表皮,有如一领沉重的护甲,本来紧紧地裹住老梅树的躯体,竟无声地坼裂了。开始是不显眼的一道缝,不久,裂缝扩大了,接着又出现了第二道、第三道……看来,老梅树正从身体内部拼命向外挤迫。它在力图摆脱老死的皮层对于剩余生命的窒息,摧毁与生俱来的这一部分身体对另一部分身体的横蛮禁锢!这真是一场惊心动魄、悲壮绝伦的自我搏杀。夜深人静时,山谷里老远就听见那发自心肺的沉重喘息和含泪的嘶喊。最后,老梅树被自己弄得皮开肉绽,遍体鳞伤。有一次,它偶然在月光下看见自己丑恶不堪的影子,竟害怕得浑身发起抖来。

终于,又硬又厚的坚甲瓦解了,剥落了!

而它,这梅树,仍旧是蜷曲受苦的姿态,仍旧是残缺支离的躯体,可它已经获得了新生。几年后,它出乎意料地抽出数十桠粗壮碧绿的新枝,接着,小骨朵似的蓓蕾就密密麻麻地爬满了枝头。在一个凄清微冷的冬晨,它终于开出了满树璀璨的繁花。

瞧,它如今有多美啊!山南的梅花浓艳如火,山北的梅花晶莹如雪,它呢?既不是红色,也不是白色,而是一种恬静柔和的绿色。

无疑这绿很轻，很淡，骤眼一看，你会错认这是一株白梅，须得把它同真正的白梅放在一起，才会分明显出它其实是绿的。更为特别的是，阳光下看，它还不怎样，而当天色昏暗，或是在夜里，它的每一片花瓣，都会幽幽地发出光来。这时，它仿佛不是一株梅花，而是一位美丽的精灵。轻风吹过，微光颤颤，它便轻盈地舞蹈起来……它的香气也不寻常，细细的，凉凉的。在满山红梅浓烈的香气包围中，仿佛一下子就消失了。可是，你仔细嗅嗅，那凉凉的香气又冒出来，愈久，愈烈，愈鲜明。末了，你就只嗅到这一种凉凉的细香了。

消息很快传扬开去。人们成群结队来观看这株幽谷奇葩。荒凉寂静的山谷顿时热闹起来。丛生的杂草之间，不久便踏出一条一条的路径。风雅之士们甚至在花下排开筵席，疏疏地点上几盏灯烛，作长夜之赏。它成了诗中的佳题，画中的尤物，以至香闺中的腻友。人们经常地提起它，再三地宣扬它，把它说得出类拔萃，超凡绝俗，神而又神……

可怜的梅树是多么激动呀！它吃惊，怀疑，不知所措，终于快活得哭起来了。

从此，它变得十分辛苦忙碌。络绎不绝的来客令它简直应接不暇。为着不使每一个人失望，它一天到晚殷勤地微笑着，尽量舒展开繁密的新枝，毫不吝惜地把异彩和奇香奉献给四方八面。只怕不够表达自己的感激和热诚，第一次花朵凋落后，它紧接着又开出了第二次繁花。这下，引起的轰动更大。游客们纷纷去而复来，都要躬逢这梅开二度的难得盛事。山谷里愈加熙来攘往，挨挤不开。各式各样的茶寮、货摊、食担、杂耍乃至戏棚，都竞相出现，热闹的景象赛过盛大的庙会。到后来，连远近的达官贵人们也不惜降贵纡尊，携眷而至，说是“与民同乐”。于是，又有人竭力凑兴，悬出厚赏，为梅花征求名号品题。据说，由于争议纷纭，始终悬而未决……

花团锦簇的日子过得飞快。渐渐，梅树又感到了一种寂寞，一种美中不足。不知为什么，它越来越经常地想起了过去，想起它走过的那一条苦难的、坎坷的道路。它忽然觉得，它有好多好多故事，准备向人们述说。这些故事无疑并不美丽，甚至也不动听，但一个一个都那样真实，那样亲切，那样重要！与眼前的一切相比，似乎实在得多，也有意思得多。梅树很奇怪自己竟会把它忘却了这么长久。现在每回想一次，它都止不住心头发颤，热泪盈盈。啊，应当向人们一一讲出来，讲出来！

于是，它这样做了。但人们的反应却如此冷淡！他们一个劲儿地盯着美丽的花朵，露出不胜倾倒的神情，然后，以突然爆发的喝彩，打断了梅树用微弱、发抖的声音说开了头的故事……

梅树又一次地吃惊、迷惑，无可奈何地沉默了。但没有灰心，它忍耐着，等待着，年复一年地开出更盛更美的花朵。它的名气传得更远了，慕名者从千百里外不绝涌来，以一瞻风采引为毕生幸事。然而看客如云，流年似水，它所期待的、愿意倾听它的心声的知音者，却始终没有出现……

哦，也许这样的人是有的？也许他只是不了解梅树的心思？也许他混杂在众多的围观者当中，梅树没能辨认出来？也许他根本挤不进密密层层的人墙，只好站在远处看上几眼，就走了……谁知道呢！

梅树明显地憔悴了。它变得心灰意冷，闷闷不乐，一天到晚像失魂落魄似的，连一年一度的花期，也没有心思料理了。

在又一个冬天来临的时候，它静悄悄地死了。

震惊的游客深为失望，痛惜不已！他们流连凭吊了许久，依依不舍地散去，从此不再来。

古老的山谷渐渐又恢复了昔日的荒凉冷寂。待到游人踏出的路径重新长起离离的芳草，梅树的遗骸也朽败、霉烂，化为尘土之后，一切便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也没有存在过一样。

然而，心上的痕迹是不容易抹平的。慢慢地，在当地居民中间，传出了一种说法——

那株梅树其实还在。只要遇上天阴下雨的时节，或者月色朦胧的夜晚，山谷中迟归的樵夫和狩猎的山民常常会看见，那株梅树忽然又在老地方出现了。他们甚至看得清枝头上淡绿的花朵，嗅得着那凉凉的幽香。当他们试着走近去，一切便像烟雾似的消逝了。

于是，当地的人们说：这是那株梅树的影子，是它的灵魂。它不肯死心，还在守候着，要将它的故事告诉一个愿意把它写下来的人……

第一章

—

偏西的早春阳光，透过窗外竹树丛的间隙，把斑斑驳驳的影子，铺洒在梅花暖帘上。每当轻风摇动翠竹，那一帘碎影，便像溪水般来回流淌。地板上厚厚的红氍毹，衬托着褐色的雕花窗棂和紫檀木桌椅，使这房间的基本色调显得十分和谐；而华美的泥金描花草围屏，映衬着大铜火盆里通红的炭火，又增加了寝室的温暖和宁帖；粉壁上那帧独一无二的北宋院画人物，颇有分量地暗示出主人的趣味和家世；在画的下面，还摆着一张式样素雅的古琴，两架收拾得纤尘不染的线装书；一只装饰着走兽图形的景泰蓝博山炉，正袅袅地吐出沉檀的烟缕，淡薄的、若有若无的幽香在房间里浮动……这间小小的、整洁舒适的闺房，虽然是用绫罗锦绣和金玉器皿布置起来，显得奢华而富丽，却依然保持着高雅的气息。这里看不见一样多余的摆设，也没有一样是可以缺少的，即便是一根雀翎、几片绿叶，都经过精心的挑选，反复的比较，被安插到最恰当的位置上。

躺在悬着流苏锦帐的月洞式门罩架子床上的柳如是，靠着白缎红花软枕，斜瞅着那一帘竹影，渐渐觉得目眩起来。她重新把眼睛闭上一会儿，从大红云缎被底下，慢慢地伸出来一只雪白的胳膊，然后，又伸出另外一只，悠悠地舒展了一下身子。

十四岁的丫环红情，听见响动，蹑着小脚儿从围屏后面转出来。她长着一张苹果样的小圆脸，和一双灵活的眼睛。看见女主人打算起床，她就走近前去，轻轻地把柳如是扶起来，又从暖笼上取下一件绿绒女衣，替女主人披在身上；然后，走到靠门内侧的一张八仙桌旁，用一只仿成化斗彩葡萄纹茶盅，细细地沏了一杯酽茶，送到柳如是手中，含笑请安道：

“夫人，您醒了，睡得可好？”

柳如是没有回答。她远远地瞟着窗前的一张紫檀木书案。那上面不知什么时候放了一张诗笺。她心不在焉地揭开茶盅的盖子，凑在嘴边轻轻地吹着热气，问道：

“老爷——又作诗了？”

“啊，老爷又作了两首七律，真好！早一阵子着人送进来的。婢子见夫人正睡着，没敢惊动，就搁在书案上了——夫人您这就看？”

柳如是摇摇头，啜了一口茶。这是她平日爱喝的兰雪茶，泡冲时又加进一点松萝茶叶，使茉莉的香味稍煞，而茶味更酽。她含着茶，就在红情捧来的唾壶中漱了口，抱着膝盖，又出了一会子神，终于掀开锦被，把两条腿儿垂落在床沿上。等红情服侍她穿好衣裳，裹好了脚，又把一双瘦才半指的红绣鞋儿替她套上之后，她就扶着红情的肩膀，踩着花梨木脚踏，款款地走下地来。

她是一个二十五岁的标致女人，因为长得娇小玲珑，看上去还要年轻一点——一头又黑又亮、缎子似的丰厚柔软的长发，椭圆形的、异常白净细嫩的脸蛋，一双顾盼含情的细长眼睛，在远山般弯曲的眉毛下，流动着美妙动人的波光。光洁平整的前额，使她的脸容显得高雅；微微张开的鼻翼和紧闭的小巧的嘴唇，又使她有一种果决的、桀骜不驯的神情。她生性耐冷，虽然正是春寒料峭的天气，也只穿了一身薄薄的暗花紫绒衣裙，越发见得轻盈俏丽。去冬以来，她一直都在闹病，举止之间，时时显出娇弱不胜的样子。

她不慌不忙地走到窗下的紫檀木书案前，拿起了那页诗笺，看见上面写着：

献岁书怀二首

香车帘阁思葱茏，旋喜新年乐事同。
兰叶俏将回淑气，柳条刚欲泛春风。
封题酒瓮拈重碧，嘱累花幡护小红。
几树官梅禁冷蕊，待君佳句发芳丛。

香残漏永梦依稀，网户疏窗待汝归。
四壁图书谁料理？满庭兰蕙欲芳菲。
梅花曲里催游骑，杨柳风前试夹衣。
传语雕笼好鹦鹉，莫随啁哳羡群飞。

诗后有一则附注：

辛巳冬，河东君^①赴姑苏疗疾，越岁未归，不胜蒹葭之思。诗以促之。越三日，谦益舣舟姑苏，迎返常熟。眷眷此情，耿耿是心，河东君当能察之也。

下署：谦益，崇祯十五年壬午元旦

柳如是的眼光在最后几句附注上逗留着，终于哼了一声，把诗笺放在一边，随即在书案前坐了下来。她先歪着脑袋，对镜子端详一下自己的影子，特别仔细地察看了眼角和嘴边。直到证实这些地方依旧滑嫩光洁，并没有出现哪怕一丝皱纹，她才放下心来，伸出两根纤长的手指，在脸上的一小块枕衾压出来的嫣红痕迹上轻轻揉搓着，一边转动着脖颈，使自己的面影以各种不同的角度和表情，反映在镜子里。末了，她似乎被自己依然娇艳动人的风韵逗弄

^① 河东君是柳如是的号。

得快活起来，便把头一仰，对红情说：

“嗯，来吧！”

红情起初听见女主人“哼”的一声，止不住心头一跳，捉摸不透是吉是凶，正有点惴惴不安。这会儿她连忙答应一声，把几上一只镶嵌着螺钿和玛瑙的梳妆匣子移过来，开始动手替女主人把睡乱了的发髻拆散，小心翼翼地把瀑布般倾泻下来的丰厚长发捧在怀里，然后拣起一把象牙大梳，梳理起来。她生怕把女主人扯痛了，下梳很轻，很慢，一边梳，一边笑着说：

“不是婢子又爱说嘴，夫人这头头发，真是越来越漂亮好看了，又黑、又密、又匀净。梳子下去，像到了水里似的，自自然然就顺滑了，半点儿劲也不费。婢子见的人也不少，可从来没见过夫人这样的好头发！”

说着，她偷眼觑了觑镜子，发现女主人半眯着眼睛，像在沉思，对她的恭维讨好似乎根本没有留意。红情于是揣摩刚才那一声冷笑，大约不是冲自己来的。她暗暗松了一口气，闭嘴不说了。

然而，当她打算移开眼睛，却忽然发现，女主人威严的目光，正从镜子里怀疑地盯着她。

“嗯，你做什么？”柳如是问。

红情的脸顿时涨红了，“没、没做什么呀！”她惊慌地说。

“刚才，你说什么来着？”

“刚才？哦，刚才婢子是说，夫人这头头发……好看……”于是，她把刚才的话，连忙又重述一遍。

柳如是默默地听着，脸色这才渐渐平和下来。可是只一忽儿，她又重新皱起眉毛。

“嗯，这也罢了。”她说，“我问你，我叫你去打听的事，你去了么？”

“啊，婢子已经打听回来了，正要向夫人禀告。”红情赶紧说道。

“怎么样？”

“听说朱姨太还在闹，今儿吃罢午饭， she 就把少爷叫到后楼上去，又哭又叫的，骂了许多难听的话，还摔了好些家伙。”

“她都骂些什么？”

“这……婢子可就、可就不知道了。”

“哼！”柳如是眼睛一瞪，猛地回过头，却不提防带动了头发，慌得红情连忙跟着踉跄了一步。不过，当她重新站稳之后，柳如是已经把自己控制住了。她醒悟到，朱姨太骂她的话，其实不用问也可想而知是些什么内容，难怪红情不敢当她的面复述出来。

“那么，还有其他的人呢？他们怎么说？”她悻悻然问道。

红情惊魂初定，她生怕女主人责怪，不敢再隐讳，便把打听到的消息一五一十都禀报出来。她说，由于最近柳如是同三房朱姨太的争宠愈演愈烈，特别是前些日子，柳如是到姑苏“治病”期间，向老爷——前礼部右侍郎、现罢官在家的钱谦益——提出一定要把朱姨太驱逐出府之后，钱府上下，如今已经分成了两派。一派支持朱姨太，一派支持柳如是，此外，谁也不帮，站在一旁瞧热闹的也还不少。自然，老爷是一心护着柳如是的，老爷的那班子门客，以及府里那些同朱氏有仇怨的人也一样。不过由于朱姨太进府的日子长，人熟地熟，加上又是钱家惟一的少爷的生母，所以总的来说，眼下还是支持她的人居多。像大总管何思虞两口子、侄孙少爷钱曾、大丫环月容这些人，都是朱派。大太太陈氏，表面上不偏不倚，据说也是支持朱氏的。在她的影响下，陈家的那一伙亲戚，也都成了朱派。正因为有这些倚仗，朱姨太才敢扯破脸皮大吵大闹。此外，还有消息说，常熟城里那些同钱谦益一向有矛盾，而对钱谦益与柳如是的结合尤其不以为然的乡绅，如今都在盯着钱府内的这一场争斗，扬言倘若钱谦益敢驱逐朱氏，他们就要联名写状，声讨钱谦益伤风败俗，不顾廉耻，把他弄个名声扫地……

在红情这一次述说的当儿，柳如是始终静静地听着，再也没有打断她。不过，她仍然不止一次竖起了眉毛，瞪大了眼睛，脸蛋也